

白色的翠菊

BAISEDE CUIJU

〔苏〕爱·巴吉耶娃等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白色的翠菊

〔苏〕爱·巴吉耶娃等著

竺 光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这个集子包括八个短篇小说，这些小说通过苏联青年的恋爱，婚姻，生活和工作，反映了苏联人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其中“第三个钮扣”描写了地质考察小组谢緬在组长彼德·苏霍夫的高贵品德的感召下，大无畏地完成了最艰巨、最危险、也是最重要的任务。同时也狠狠地鞭撻了尼娜的自私自利的思想和她对谢緬狭隘的爱情。“白色的翠菊”等篇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中深刻地批判了以轻率、不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爱情与婚姻问题，也批判了虚荣的恋爱观。读后，会使我们在应该如何正确处理生活和工作的问题上受到一定的教育和启发。

白 色 的 翠 菊

[苏]爱·巴吉耶娃等著

竺 光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锦州道6号) 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津出字第008号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1/16 字数62,000

1959年1月第1版 195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目 录

爱情	〔苏〕伊·格洛索夫斯基 (1)
最宝贵的	〔苏〕特·列昂諾夫 (12)
与我何干	〔苏〕謝·巴巴耶夫斯基 (27)
白色的翠菊	〔苏〕爱·巴吉耶娃 (52)
开始	〔苏〕謝·巴巴耶夫斯基 (74)
第三个鈕扣	〔苏〕鮑利斯·西拉耶夫 (87)
义务	〔苏〕尼古拉·斯拉斯特尼柯夫 (101)
验收員	〔苏〕維·拉弗林奈奇斯 (114)

爱 情

〔苏〕伊·格洛索夫斯基

車間里所有的人听說調整工工长伊万·貝柯夫和20岁的銑工瑪莎結了婚，都覺得很奇怪：这两个人差得多么远啊。

瑪莎是从梁贊省一个偏僻的乡村来的，不久以前才开始在車床上工作。車間里沒有几个人知道她姓甚么。她的个兒很矮，拖着两条精心編就的黑黑的小辮子，不大爱說話，显得很羞怯。

可是，伊万·貝柯夫却是厂子里最好的調整工。他收入多，穿的好。光荣榜上总是有他的像片。他长得很漂亮，面孔也显得刚毅，有两只和悅的黑眼睛——这一切，甚至使瑪莎不敢相信她能够这样幸福了。她覺得事情不妙：瓦尼亚^①一定把她估計得过高了。当他們两人到婚姻登記处去登記的时候，她就說：

“你可要当心，免得将来后悔……我的文化程度很低，总共才念了四年书。爸爸媽媽都死了，没办法，就得工作。我

^① 瓦尼亚是貝柯夫的小名。

怕和你在一起对你沒有好处！”

“結婚并不是为了得甚么好处啊。”瓦尼亚很正經地回答說，不过他的眼睛里却閃現着微笑。她真可笑。要知道，他多么爱她呀！

人們照例祝賀年青的夫妇幸福。事实上，他們也确实很幸福。瑪莎的生活从来也沒有过得这样美滿过。她不停地忙活着，把他們的小房間弄得十分舒适。窗子上挂起了鑲着精致花边兒的窗帘，地板上也鋪上了編織的小地毯。瑪莎白天在工厂工作，每天晚上回来做飯、洗衣服、还拿起笔来做习题——是瓦尼亚坚决主張要她到青年工人学校去学习的。过了一年，他們生了一个小女孩，和爸爸长得一模一样！操心的事兒多了，但是瑪莎一看他們两人反倒更高兴了……小两口兒都心滿意足——两个人都年青，体格也棒，而且相亲相爱。

这是一个普通的、美滿的工人小家庭。

* * *

工厂里运来了新車床，必須赶快把它們卸下来。下班以后，工人們都跑到車站站台上去了。伊万·謝尔盖維奇·貝柯夫^①領導大家往下卸車床。

“註开！”当用鉄鏈子搭着的車床向車間那窄窄的房門里移动的时候，他喊着，于是大家就都跑开去。

瑪莎先回了家。她把一切都收拾好后，把湯鍋坐在煤气炉上，等丈夫回来。可是，他一直没有回来。

当街上已經听不見电車声的时候，瑪莎可有点慌了。她披

① 伊万是名字。謝尔盖維奇是父名，貝柯夫是姓。

上围巾，跑到商店去挂电话。

“我丈夫回来了嗎？”她問看守长說。

“貝柯夫嗎？沒……沒有……”看守长遲疑地回答說，“他，你知道……你最好还是来一趟吧。”

瑪莎到了工厂。大家都特別关切地和她打招呼，但是誰也不敢看一下她那两只眼睛。她越发加快了脚步，最后，一直跑到了車間。由于潜意識的恐惧感，她的心紧縮起来了。

“你的丈夫在医院里。他遭到了不幸。你千万別着急上火。”車間工长低声說。

瑪莎已經記不得她是怎样到了医院和怎样跑上那寬大的楼梯的了。她四处張望。人們都穿着白长衫。到处是令人恶心的碘仿的气味。她看見跟前有一个年青的护士。她一听说瑪莎的姓^①，就和医生默默地交換了一个眼色。

“鏈子断了，車床掉了下来。两条腿……他的两条腿保不住了。必須动手术。”这片言断語好像透过云雾，传到了瑪莎的耳朵里。

“动手术？”她没有懂这是甚么意思，她声音顫抖地又反復問道。“动手术是怎么回事？唉，您倒告訴我，这是怎么回事呀？”

但是，医生和护士們甚么也沒有講，只是怀着同情心默默地看着她。

……瑪莎看見了一張蒼白、毫无血色，她异常熟悉、同时却也异常陌生的面孔，睡在一个白白的枕头上，嘴唇干裂

① 瑪莎是小名，她的名字是瑪麗姪，父名是伊万諾芙娜，姓貝柯娃。

得像用火烤过一样。被子底下，是两只手和胸部的輪廓，可是再往下——却是空空的，这有多么吓人，多么令人难懂啊……

“瓦尼亚！”

他默默地瞧瞧她，突然說道：

“你干么来了？走开！”

“瓦尼亚，你还認得我嗎？”瑪莎在床旁跪了下来。

“滚开！”他扭动着嘴唇喊道：“滚！你听见沒有？”

她很駭怕，吓得跑到走廊里去了，她靠牆站着。这时，她听见瓦尼亚正和病房里的一个病友——一个白鬍子老头嘶哑地說：

“应当这样！等我死的时候，也免得她伤心，痛哭……”

“对，孩子，你做得对。”那个老头回答說，接着，他大声擤了一下鼻涕。

……常言說得好，祸不单行。瑪莎那天勉强算回到了家。可是，她的小女兒又在床上打滾，发高烧。原来是得了肺炎。过了一个星期，小女兒死了。

就这么几天的工夫，瑪莎失掉了她所珍爱的一切！她所以还没有完全絕望，只因为还有一个人——她的丈夫的生命現在全靠她了。

他慢慢地恢复了健康。瑪莎黑夜白天地守着他。最后，貝柯夫出院了。

“我一会兒就回来接你，我先跑回家去，生上炉子，不然我們家里太冷。”瑪莎說。

瓦尼亚用滿含痛苦的眼神瞧着她的后影。瑪莎懂了；她是怕她不再回来，于是她說：

“喂，你怎么啦？噢，也好，那我們一起走吧。”

她反复給自己鼓气，总是說：“沒甚么……总会有办法的！”可是，一旦他倆到了家，而瓦尼亚这回却要从門坎爬到房間里去，瑪莎就惊悸地想道：“我的担子是多么重啊！”

可是他却总是默不做声，当瑪莎給他拿吃的东西，或是用盆給他洗澡，然后把他用床单包起来，像抱小孩子似的又把他抱到床鋪上去的时候，他只是用低低的、异样的声音答謝說，

“謝謝，亲爱的。”

他这种一筹莫展的情况，可真使瑪莎悲觀絕望了。他甚至假腿也不能用：連安假腿的地方都沒有了。

一天晚上，家里沒有火柴了。瑪莎拿着烟卷兒到街上去，想給丈夫对个火兒。她就跟过路的一个中尉飛行員說：

“請給对个火兒吧。”

飛行員看了她一眼，很严厉地对她說：

“难道你不害羞嗎？深更半夜，只穿一件小布衫……可是，看起来你倒像一个挺体面的女人呢！”

开头瑪莎沒有懂他的意思。过了不大一会儿，她啊了一声，就用双手捂着臉，大哭起来了。当中尉問明白了她为甚么到街上来以后，他就很关切地吻着她的手，声音颤抖地說道：

“对不起，請您原諒我吧！”

第二天，中尉带着礼物到他們家里来了：他給伊万·謝尔盖維奇拿来了烟卷兒。

……瑪莎只能勉勉强强地維持生活。她的收入不多。她把一切力量都用在料理不完的家务事上去了。伊万·謝尔盖維奇的撫恤金还没有发下来。这时，她接到公婆从布良斯克

省茲勒恩克市写来的一封信。

“亲爱的孩子，”她的婆母写道，“把他送到我們这兒来吧。我們这兒房子是自家的，还有园子，生活也比你們富裕一点。他在亲人跟前也許会好过些。至于你，我們是不会让你再和他在一起的。难道我們連这都不懂嗎？”

“我們去么？”伊万·謝尔盖維奇胆怯地問道。瑪莎又看到了他的两只眼睛里含着恐惧和无声的疑問：“你要扔掉我嗎？”

她說：

“若是想去……收拾一下就去。”

伊万·貝柯夫父母的宅子的确很寬綽，座落在一条小河岸上。瑪莎也喜欢上了他們的果树园子。可是，使她不安的是，当爸爸媽媽一看見兒子爬着上了台阶，他們两人就对看一眼，皺起了眉头。而对她，他們从第一天起就显出一种有些瞧不起的样子。

过了一个星期，她的婆母就直截了当地对她說道：

“事情是明摆着的！虽說他是我的兒子，可我也是一个女人啊。你从他身上得不到甚么好处了。我懂得你是为甚么来侍奉他的。你是想要得到几間房子。然后好招些男人来，你的心思我早就看透了！”

听起来，她的語声是那样一点兒都不含糊，于是，瑪莎就决定馬上离开这里。她还留在这兒干甚么呢？可是，当她走出了宅門的时候，她想：“我真是……还没有和他告別呢！”于是，她突然又清清楚楚地記起了他們的婚禮，他們怎样一起去看剧，街上过路的人怎样以羡慕的眼神瞧着他們俩……她的

耳鼓里又响起了瓦尼亚的声音：“亲爱的，你必须到学校去学习。你放心吧，我一定帮助你”。于是，她提着皮包跑进了屋子。

伊万·谢尔盖维奇正坐在窗前，他默默地抬起了眼睛。

“喂，瓦尼亚，我要走……”

“我知道，”他低声说，“我看见了。”

“可是……你也不留我，也不问问我到哪儿去吗？”

他悵惘地、留恋地勉强笑了笑：

“不，你去吧，去吧，有甚么办法……不过，请你答应我，叫我和你通信吧。不，不！”他懦怯不安地瞧着她，又急忙改口说，“我不再给你添麻烦了！我只是想知道，你活着，并且很幸福……”

瑪莎抑制着抽搐，說道：



“快別說了。我这就給你穿衣服。难道我能自个兒走开嗎？甚么也別說了。应当这样！”

于是，他們又回到了莫斯科。工厂在一栋新住宅里拨給劳动残废一个房間。不过，瑪莎的健康状况可不如从前了。由于两脚发肿，她已經不能再在車床上工作，于是，她就在格尔布諾夫文化宮当了一名服务員。这时，貝柯夫已經領到了撫恤金。不过，他們的生活逐漸感到难过起来了。要知道，他們两人如今已經沒有互相結合的条件了。瑪莎有了她自己的兴趣和她所向往的东西，而瓦尼亚……他就是整天呆在家里，思索着自己那不幸的遭遇。他們两人之間的关系也逐漸淡漠了，瑪莎不曉得怎样才能避免这种不幸的結局。

尽管伊万·謝尔盖維奇束手无策，可是他总是不想干呆着不工作。他試着修理鐘表，給一个劳动組合糊紙口袋，可是这也不能使他感到滿意。他竟变得忧郁起来，常因为小事发脾气。

“如果他能到工厂去就好了！”有一次瑪莎这样想，于是她由于这个有一綫希望的想法高兴了起来。就在当天，她把这个想法和从前瓦尼亚工作的那个車間的一个工程师讲了。这个工程师很年青，有一張消瘦、看来很聰敏的面孔。

“我丈夫能够調整机床！”瑪莎对他說，“只要能把他送到工厂来就行。要能給他弄那么一个小車子就好了。”

“我們一定尽量設法帮忙。”工程师应許她說。停了一会兒，他又用贊叹的口吻补充說道，“啊，您是一个多么……出色的女人啊！”

过了一星期，工程师在文化宮遇見了她，告訴她說，工人

們已經決定，要利用業餘時間給貝柯夫做一個舒適的小車子。

工程師挽起了瑪莎的胳膊，問起她的生活情況。他是那樣溫柔有禮……瑪莎整晚上都想着她這位新交的朋友。

他們在文化宮里又遇到過好幾次。他們好久好久地談着。他在道別的時候總是輕輕地握握她的手，可是有一次，他却忧郁地說道：

“瑪申卡① 難道你沒有看出來，我……”

她吃驚地掙脫了他，就跑開了。她的心跳得像要從胸口沖出來似的。

到家，瓦尼亞高興地微笑着迎着她。房間里停着一個由鋁合金做成的嶄新的小車子。

“喂，親愛的，這回我也能動了！”伊萬·謝爾蓋維奇激動地說，“你幫我上車吧！”

她照舊把他抱了起來，這時，她的耳鼓里又響着：“瑪申卡，難道您沒有看出來……”

他們決定試試看。在院子里，小車周圍聚了不少鄰居。伊萬·謝爾蓋維奇惶惑地笑了笑，就抓住了煞車杆。工程師在離台阶遠一點兒的地方站着，直盯盯地瞧着瑪莎。他本想吸煙，可是他却把火柴弄折了。

小車子轉動了。瑪莎一步不離地跟着瓦尼亞。他驕傲而高興地瞧着她。有一個女鄰居在身後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

“她有多么不幸啊！”

當他把她帶回家來，又轉身出去取車的時候，工程師站在

① 瑪莎的愛稱。

她的面前，对她央求着說：

“瑪申卡！難道您要糟踐您自己嗎？請您想想看，一輩子都沒有一个真正的家庭，沒有孩子！而我……我為您……”

“去吧！”瑪莎輕輕地回答說。“我特別請求您。別了。应当这样。”

她站在走廊里，好久好久地潸泣着。“……她有多么不幸啊！沒有一个真正的家庭，沒有孩子！”她的耳鼓里还响着这些話語。突然，她的头脑里又浮現出了一个新的念头。于是她不再哭泣，張大着两只眼睛看着黑洞洞的走廊：对，应当这样。若不然，她就摆脱不了工程师。可是她必須摆脱他。要知道，沒有她，貝柯夫就沒有希望了！

瑪莎回到房間以后，摆上了晚飯。他們先搭訕着說了几句……，突然瑪莎俯向丈夫說：

“瓦尼亚，我們会有孩子的！”瑪莎坚定地、但很温存地說，“家庭、工作、幸福——我都能給你办到！”

*

*

*

几天以前，編輯部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叙述了一位普通的俄罗斯妇女的功績，描画了她那顆純洁而伟大的心灵。

“……我还活着，并且很幸福！”我們很吃力地辨認出了伊万·謝尔盖維奇写的不匀称的字迹，“我們已經有了两个孩子——瓦莉婭和拉丽莎。这两个小女孩都在学校里学习，成績都很好，我們都为此感到非常高兴。我决定要写信告訴您这一切我應該感謝誰；我要把一个女人的事，我的瑪申卡的事講給您听，她是那样瘦弱，但却担負了那样沉重的担子。就让我这封信算做是“三八”节給她的献礼吧：因为我真不知道

送给她甚么才好……”

亲爱的瑪丽姪·伊万諾芙娜，就请您收下这份礼物吧！

譯自苏联“劳动报”1956年3月8日

最寶貴的

〔苏〕特·列昂諾夫

談到愛情，那我也可以講一段故事。

我在平爐車間當工長已經十六年多了。我看到的事情的確不算少：因為你不光是要看一個人怎樣煉鋼，而且还想看看他怎樣生活。

我們有過一個叫尼古拉·甘沙的煉鋼工人。如果你要問我，這個小伙子有沒有什麼缺點，那麼，說實在的，就是叫我想上一星期，我也說不出什麼來。他聰明、漂亮、彬彬有禮、而且還不喝酒。簡直可以說他不是一般的人，而是理想的化身。要提煉鋼，那就更不用說了！老實說，他是膽大得有些過分。有的時候，他的班在出鋼的時候，真叫你心里直跳：他用那麼多的煤氣。

如果你對他說：“喂，尼古拉，爐頂要化的……少用點煤氣吧。”

他就眨眨眼睛，微笑着說：“不會的。有什麼事我負責，菲多爾，捷尼索維奇。”

他成了第一個快速煉鋼工人。

唔，我发现，他在追求一个姑娘——芭莎·奥舒尔柯娃。她现在是我們技术检查科的检查員，五年以前刚到浇鑄工段的时候，还什么也不懂。

他怎么能瞧清楚她呢！他，老是在上边，在平炉跟前；她呢，总是在下边，在浇鑄工段里。

我总爱和年輕人开玩笑，他們的一切秘密都在我心里。有一回，我碰到芭莎就笑着说：

“芭莎，看样子，你的魔力可真不小。从上面連看都看不到你。可是你却把一个人給迷住了。”

她一声不响地瞧了我一眼，把嘴那么一撅就走开了。她不像別的姑娘那样，她不笑也不脸紅。

我瞧了瞧她，我就替尼古拉有点抱屈。我想，怎么他就看中她了呢？他自己身体魁梧，卷卷头髮，两只眼睛奕奕有神；可是她呢，瘦小、蒼白，再穿上她那滿是粘土的工作服、褲子……而且，哼！还好撅嘴。說老实话，她的工作做得倒确实不坏，不久她就当上了工作队长。

唔，可是，我們的柯里亚^①还是一个劲儿追她。只若有一点兒休息時間，他就站在平炉后面，仿佛是在看他的助手們怎样打扫出鋼槽一样，其实他靠在栏干上往下瞧她。他常开玩笑，总是：“喂，浇鑄工段，快一点，別‘磨菇’呀！再过十五分钟要出鋼了”。叫我看，他要說的并不是这些话，感兴趣的也不完全是浇鑄工段，而是想叫芭莎答碴，看他一眼。

浇鑄工段里所有的姑娘都笑着，噁噁喳喳嘀咕着，扭过头

① 尼古拉的爱称。